

北海的襲擊

空戰故事之一



Huang Jinyu

前導  
書局

# 北海的襲擊

## 一 一去不返的梭特機

這裏是英國的東海岸。

航空分隊長路夫爾福特——這航空站的管理者，在海邊的三合土馬路上踱着方步。在他緊睜着的目光看來，北海似乎異常的猙獰而灰黯。後面的飛機棚，被十月的寒霧籠罩着，從那邊傳來了軋軋的機聲，可知有人正

在檢查水上飛機和飛艇，就要整裝出發了。

路夫爾福特除了偶然瞥視着海邊的斜坡路（水上飛機由此滑入水面的道路——譯者）以外，似乎對於飛機棚毫不關心，只凝視着霧中隱約的海景。海上僅有的聲音是：小汽船軋軋地來往於浮標間；一陣陣如胡言亂語般的機聲；波濤沖激灘石的規律的澎湃；以及海鷗不時的高聲悲鳴。

×

×

×

×

小軍官伯力克和一位同伴，從機棚走出來小憩，他敏巧地指着這風景，說道：

『他們倆真是天生的一對健美者！』

他的同伴沒有會意到，分明只有分隊長路夫爾福特一個人在目前。就

問：

『那兩個？』

伯力克很自得而帶着教訓的口吻道：『那兩個？無非是隊長和雄壯的北海呀！當然，只要沒有霧，就可以看到而且相信了。』確實，這種奇異幻想是有理由的。隊長的面貌莊嚴到冷酷無情，充滿着果敢之氣。但繞着口旁，和嚴肅的灰色的眼睛旁邊的皺紋，却又蘊藏着諷刺的幽默神情。

伯力克看了一會海上淒涼的景況，於是帶着智慧審慎的態度，將他堅韌的手掌拍一下。說道：『來，我們還有些工作要幹！』

他的同伴沒有答應，仍然望着東方。於是惹起了這位可贊許的小軍官的諷刺：

『望什麼？望「下地獄」罷了！你在想用什麼方法，帶我們的梭特機回來麼？』

那位朋友很悲愴的回答道：『不錯啊！我在想那可憐的傢伙，不知究竟掉到什麼地方去了。』

伯力克想到這層，不免有些懊喪。

『唔，說不定在荷蘭海岸，會遇到這種天氣，牠會飄流着。浮托板漏了，機器壞了，他們沒得喫，沒得飲，讓波濤打擊牠的翼！』

那一個人截住他的話頭，接着說：『是呀！無論何物，四百碼左右的距離，總該看得到吧，除非在晚上。就算你做到了航空大將，也該希望在這裏立一個標識吧！』

伯力克對此不應有的野心，發生了反感，令他的同伴，回想到目前實在的責任，就用嚴厲的態度來討論這件事：

『你如果你想你全日能夠在此工作，還須想透些。你這作標識的塗油匠

，想不到嗎？不祇是梭特機，無論何人，都不會像你說的那樣笨法，等着見我們的駐站，才飛到這海濱的。無論如何，隊長就要準備飛艇了，我們快去幹罷。」

X

X

X

X

當他倆轉回機棚時，軋軋的機聲，隱隱震動着他們的耳鼓。他們不約而同地，立刻呆立着仰視天空。分隊長路夫爾福特在三合土走道上，突然停了他的踱步，佇立在朦朧的大霧中，向北瞭望。起先，很難分辨聲音從何處傳來，但一俟機聲漸漸清晰時，值日的小隊長白爾頓便倉忙走過來和分隊長商量了。

分隊長說：『白爾頓，你能看見麼？這不是梭特機。』

白爾頓回答道：『果然不是。……霧重得很，不過還是去準備飛艇』

2 吧。如果真是德機來尋釁，我就駕這飛機去迎戰，如果是屬於我們的，等他降下海面，就準備一幫人去拉他起來。」

分隊長道：『好極，你也須派人到草坪去，也許這是陸上飛機。』

值日官就迅速地去做這些事了。分隊長因為在霧中，到底看不出什麼來，就立刻跑回貯物室去，這是一間堅實小屋，在最後的機棚旁邊。他攀上梯到平屋頂上，走到這個航空站中僅有的高射炮旁邊。

在這炮膛後面，蹲着一位有鬍子的老炮手，很有把握似地測量着那霧中最低的雲，即使從那裏會突然降下死神，他也毫不在意。

分隊長吩咐道：『不要這樣，在這裏等一會罷。』——在乍特蘭，這老人失了一條腿，所以分隊長也體念到他的步履艱難：——『不要開炮，除非得我吩咐。這架飛機或是我們的也說不定。』

：『我要到岸上去。』

機聲轟轟，好像從各方面同時飛來。路夫爾福特心內比面上更奮興，更緊張。

老炮手突然咆哮起來：『官長，她在那塊喊着呢！』並悻悻然繼續說道：『她來給我做靶子了，我要痛快地幹她一下！』

分隊長說：『不錯，這是一架巨型陸上飛機。鶴堅士，且慢高興吧，快給我發兩枝綠色火箭，無論那方面的都好，總該看見我們的箭號。』

大約三分鐘後，分隊長看見一架巨型陸上飛機，有雙座位的，而且有英國標識的，向大海方面衝去，不及一百呎高，震耳欲聾的聲音，即轉為高度的隆隆聲。她盤旋在空中，聲音愈來愈響。

分隊長說：『果然有效，他已看見你的火箭了。』一面從梯上走下去



X X X X X  
那草坪是這航空站後一塊狹長的草地，有些崎嶇簡陋，但她是有用的降機場。這站中的五架陸上飛機，也常在這裏升降。

分隊長向草坪去。當他繞過機棚時，三十碼外的草坪上，圍着一羣人，放出了一枝綠色火箭。小隊長白爾頓站在第一火燄信號側邊，那時火燄信號正成個「L」字的形狀。他就走來見分隊長說：

『她不是來偵察我們的德國機。但機中人要找一塊安全降機地，免使機底龍骨碰壞，我們得助他一臂之力才行。』

分隊長微笑中帶着無奈的神情。因為他知道這草坪上的降機場，的確太壞，昨天黃昏時，還碰掉了那架B. E. 26機下的滑輪。

『白爾頓，你說得是。』他同意地答道。

『我想不久就能看清楚了。你聽！聲音好像在頭頂上了。』  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飛機從霧中突出，飛過他們的頭上，又旋了個灣，轉入霧中。

分隊長說：『他當然是在找平滑的降機地。看呀，又來了！』  
一羣人聚攏在「L」形標誌的底端。這機向L方面迅疾地駛過來，好像一隻鳥，並且駛進了最近的一個機棚。

白爾頓說：『幸運兒，他好像早知道這些隆起的山脊，閃避開了。』  
路夫爾福特答道：『是的，機師真不錯，讓我們過去看看。』

他們走到機旁，看見一個文雅的人從機上攀下來。這人穿着一身燦爛的軍服，上身圍着漂亮的好像產科看護穿的短衣，下面穿着櫻草色的褲子。羊皮靴長到膝上，頭上戴着濃棕色的皮盔。

白爾頓喃喃道：『啊噲，他是什麼人呢？』

分隊長乾脆的答道：『英國皇家飛行團軍用飛機。』說着，就向那新來的人打招呼。

## 二 怪異的來客

路夫爾福特纔進前兩步，那位皇家飛行團員已走過來。

他很愉快地打招呼說道：『各位午安！我尋訪一個漁村叫做雅禮頓的，在那裏有幾個祕密飛行員，用他們的小型水上飛機，往來疾飛，好像池塘上的水鳥。我想地點就在這裏，請帶我去見總隊長。』

分隊長很嚴肅地注視這可疑的活潑青年，他的年紀，恐怕還沒有到二十歲。分隊長回答道：『這裏就是雅禮頓，我們這裏沒有總隊長，但我是分隊長路夫爾福特，掌理本站的事務，你是那個？』

那人容光煥發，即舉手致敬禮：『請原諒我沒有海洋上的知識，我以為隊長總是戴金色高帽，穿大禮服，飾以煌然燦爛邊帶的人，而不是穿樸實水兵衣服的人，我叫做華爾——皇家飛行團隊34 B隊的隊長，我已帶來一架D.H. 4機，來幫助他們剿「海盜」。』

分隊長沒有留意最後那句令人興奮的話，就和他誠懇地握手：『讓我替你介紹：這位是小隊長白爾頓——幫我指揮的助手，——今天的值日官白爾頓。這位華爾隊長，曾立了廿五次追擊戰功，並獲得我願意犧牲巨大的代價來博取的榮譽。』

這位皇家飛行團員面紅起來了，甚至勉強地裝着一陣的正經氣：『過獎了！過獎了！我們的機會好一些罷了。我們一天中可射的鳥，比你們一年中所見的還多。我們實在僥倖成功的。因此將軍們都在我們挺昂的胸前

扣上了許多鉄勳章，還有些法國的鬍子伯伯在我們的面上接吻。」

白爾頓大笑起來；「客氣得很夠了！很夠了！讓我們去看看你的飛機罷。」

分隊長說道：「這不是現在該做的事。華爾隊長的機，也許被濺污了。在十月時節的下午，在海濱飛翔，飛行員是有些冷的，讓碼頭夫去料理這機能。不如把你這飛機放在機棚的末間，讓碼頭夫弄乾淨牠，你來和我們同吃飯好不好？不許他們去撫弄機內的機器。華爾，你意下如何？」

他回答道：「好極了，我們等白爾頓來了，好好地開心一會罷。」

白爾頓張着嘴微笑着，喃喃說道：「我似乎記憶起一句軍人的古老格言：「皇家海軍飛行隊軍官，必須是能駕駛飛機的海軍軍官，不是那僅有粗淺海軍學識的飛行軍官。」想下去，果然有意義。」

路夫爾福特恐怕華爾見怪，截住他說：「華爾隊長，讓我們走罷！白爾頓，回頭見！」值日官白爾頓就走進了最近的機棚。

×

×

×

×

他們兩人去吃飯時，分隊長說：「兩天前還猜不到你會到此地來的。夏域頓告訴我說你會來。直到剛才我還不知道盤旋在空中的是誰，起初還道是來偵察我們的德國機呢。爵梨要派六架白令頓堡小型機到五里外等候那巡邏潛水艇的飛機，我們在屋頂上裝了砲，熱烈地等着你。但是你却為找雅禮頓而來的，太出我們意料之外了。」

「我在上面，沒感覺什麼。雖然，我懷疑若果沒有你的火燄標識，我要不要下降。我很感激你，我嘗對我自己說：「喬治海上軍人，寓工作於遊戲，一方面燻着肉類和菓子等等，同時引領生客到港口。」」

分隊長大笑道：『不要談食經吧，如果你歡喜，我們可以引你大嚼大飲的，我最喜歡喝蘇打白蘭地，……這裏是餐廳了。』

管理餐室的僅是一個膳務管理員。他是一個頭上有肉瘤、跛了一隻脚的退伍水兵。這兩位軍官走進來時，他突然注意到了，就瞪目看着那分隊長的同伴身上輝煌的軍服。

分隊長問道：『飲葡萄酒好嗎？』

華爾答道：『請用雙蒸蘇格蘭酒。我以為我們皇家的海軍人員，什麼都不沾染。但每星期日或有特別工作的時候，喝一兩回酒是不可少的。我想你年輕的時候，在達慕亞總是學過的。』

分隊長微笑着舉起酒杯：『是達杜斯，比叫達慕亞要好聽些。』

大家靜默了一回，喉頭感覺滿足了之後，他繼續着說：『你吃飽以後

請同我到陋室去看看，我有一張放大的地圖，想把我們的戰略，指給你  
看一下。』

華爾乾了杯，路夫爾福特就引他到門口，忽又停了下來。對膳務員說：  
『老軍曹，白爾頓隊長來時，請你對他說，華爾隊長和我，都在航務室  
中。』

退伍水兵尖聲地回答道：『是。』兩人走出餐室時，他還震顫地舉着  
手敬禮。

×

×

×

×

初冬將臨了，兩人走過軍營時，覺得輕飄的水汽變成了濕霧。

皇家飛行團的軍官華爾隊長，扭着頭，四圍瞻望。

『我以爲：這還算多見陽光的休憩所呢。這裏冬天霧很少吧？』



路夫爾福特回答道：『是呀；但再過去些，全年都有很低的雲，在那邊，有時一連有數星期的雲。最高的天空，僅有六百呎。此處雖還晴朗，但離不到十哩遠的周圍，就有濃霧包圍着。』

華爾道：『不錯，在家鄉所謂「東是太陽西是雨，一邊歡笑一邊哭。

」我明白就是這道理了。但海洋上的天氣如此惡劣，你能作些什麼呢？』

分隊長慎重地回答：『是的，若果講到工作，除非絕對不可能，便非去幹不行。各種偵察——日常要做的是防禦潛水艇工作。雖沒護送的船，也須單身冒險去，搜索水雷和搜索佈置水雷者，偵察敵機，還須常常和艦隊合作去偵察，去截擊徐柏林飛船，往來不歇。倘若你被迫下降水面，就只好連日飄流在灰黯的海面，沒有飲食，機身破碎的時候，得救的希望，祇有五分之一——這些，和陸上的工作有些不同吧！』

華爾笑道：『結果怎樣呢？我想你變做可憐的海上老人了，——』水，四圍都是水，却沒有一滴可以入口。」就是這一類的事。」

分隊長說：『不是！』他面上尙露出嚴肅的痕跡：『但大多數人總以爲我們的工作是很清閒的。那些戴黃銅帽的軍官會來問：『讓你們有傢伙，有人手，可以攻擊；怎樣會讓徐柏林飛船毫無忌憚，自由來往呢？』這就是「只知其一、不知其二」了。他們不曉得我們僅有六架水上飛機，幾架陸戰機，三架飛艇而已，用來看守一百五十哩的海岸綫。——其中一半却又是用得過久了，損壞了，不能再用的。倘若我們僥倖預先早十分鐘知道這裏的南北五十哩內，有徐柏林飛船越海回家，我們的飛機雖然不能飛到她一半的高度，也必須擊她下來。……這便是我們要商量的事情，我們來罷！』

### 三 襲擊北海的計策

他們兩人走進了一間頗爲岑寂的房間，就是所謂航務室，華爾一看見那釘在桌上的大地圖，眼睛裏就燃着熱心的火光。

「雖然藍色的海太多，但還不愧是一幅上好的鄉間地圖！也許你像哥倫布一樣呻吟着想謀取更多的世界罷！」

「不是，我知道得很清楚。華爾，在此十年間，我繼續不斷地研究，我以為無人可以征服北海。你以為你可以試一下，但仔細一想，又會令你沮喪而退的。請坐下，平心靜氣地，聽我把這情形告訴你吧。我站着好指地圖給你看。」

華爾坐下了。路夫爾福特復道：「我剛纔已告訴你，——我恐怕未免過火，但這是使我感覺憤激的事情。——全英國的人民，政府，都鼓譟着

說負海岸防禦責任的，究竟幹着些什麼鳥事！這是指我們而說的。讓徐柏林飛船青天白日中來轟炸他們。好！我們可以老實告訴他們：我們不論陰晴，總是輪流着作全日的飛行偵察，弄得筋疲力盡以至於失望。雖然能把敵機擊下的希望甚微，却還很奮興地去追趕。我們的飛機還往往被擊下，沉在海中，但是我們却不將這些事告訴他們。我們所能做的，就是要一架至少能達到射擊徐柏林飛船那樣高度的飛機。」

華爾截住話頭說：『慚愧得很，從前我完全不知道這事情。但敵機通常飛至如何高度呢？因為我駐在他方，對此完全沒有經驗。』

分隊長聳肩作態說道：『啊，實際上他們能達任何高度，他們擇定黑夜飛來，沿海一帶，又沒有探海燈和高射炮，甚至讓我們預先曉得了一定的地點，飛到了相當高度去等候，但徐柏林却改變了方向，我們也就無能

爲力了。——而且你也能想像得到的，例如你和別機一同並進，你自己的機聲軋軋，把別機的聲音都掩沒過了，所以即使你達到了那地點，徐柏林只要超過我們最高高度數千呎，隱入雲中，就不能發現了，他們能達一萬八千尺的高度，說不定還要高些。」

此時華爾很注意並且諧談地問道：『你何不用能升至一萬八千呎的飛機去追他們呢？』

分隊長笑了笑答道：『我們有陸戰機能做得到。但一俟近到這高度，徐柏林却會把牠擊下，這還不要說他，其次，他們在海面上追逐徐柏林，一旦降到水上，豈不是要沉下去嗎？雖然我們也可以用水上飛機和飛艇去追逐，但有許多人却就此一去不回了。你不要以爲水上飛機能夠安然浮在水面，便能駛回來，我們今天便就損失掉一架水上飛機，——等一會我再

告訴你。』

x

x

x

x

突然有人敲門。打斷了他倆的談話。值日官白爾頓，出現在門前。

分隊長對他說：『白爾頓，請進來！我現在正講到在二萬呎高度的空中追擊。』

華爾很誠懇地招呼這新來的人說道：『來得正好。下好了錨麼？吊床掛好了麼？你吸些煙自在一下罷。隊長在把飛行員追擊徐柏林飛船的事告訴給我聽，想要把我的血嚇得發冷呢。』他回頭望着陷在沉思中的路夫爾福特，他正在雪茄的輕煙瀰漫中，研究着地圖。華爾向他說：『領教過不多了，你還想有所啓發麼？』

路夫爾福特說：『謹當竭盡棉力。但是，白爾頓，有什麼報告麼？』

『不錯，追尋梭特機的白吾斯和約翰生已回來了，剛纔已將飛機駛了進來。白吾斯幾乎飛到狄思爾，約翰生向南方竭力追尋，但都不見梭特機。他們說地面看不清。但東方天氣還明朗，顯然我們這裏天氣最惡劣。』

分隊長默然噴了一口煙，差不多是喃喃自語：『恐怕貝梨一去不返了！但無論如何，我們要追擊這魔鬼！』他不注意地圖了。振作着忙於指揮的航空總站指揮官的嚴謹神情。

『華爾，我想你還不十分了解這地圖。白爾頓是明白的。他不值日的時候。他總駕着飛機往來於佛里遜島與此地之間。你來看看地圖罷。』

華爾敏捷地走過桌邊，信口打諢道：『到西班牙大陸了！』路夫爾福特很嘉許他，看着他用銳利的目光，注視着地圖。神情緊張得好像作戰一般。

三人變身下去看地圖，雖然路夫爾福特和白爾頓已澈底明瞭，但三人却都凝精會神地觀看這張似乎乏味的地圖。

分隊長用手指着道：『這裏，你大概可以見了，是雅禮頓。我們所及的區域，大約上至亨斯頓威，下至夏威頓，在徐柏林飛過海岸進入內地以前，我們幾乎得不到他們將到的警告。等到他們進入了內地，皇家飛行團員也就可以對付他們了。』

『是的，有幾架給我們困住了。』華爾很同意地說：『但有許多却逃回他們東方的小灰色飛船站去了。』

路夫爾福特咕噥着說：『正是這樣，我們既然錯過他們，讓他們進來，就想俟他們回去時予以截擊，但他們却不遵循原路，他們飛得很高，躲



在雲霧中，而且喜歡在黑夜飛行，所以我們想和他們遇見，也不是件容易的事。」

華爾想了一下，就反駁道：『我不知道爲什麼不用飛艇飛到和他們一樣高去追擊他們呢？我想這樣便可以解決你剛纔說的困難了。』

『不，這是不會成功的。但我們耽了一兩個月的時候，已想出一條計策了。徐柏林大概夜深來襲，早上回去。我們一聽到他們來的消息，就差兩架B. E. 20機或任何一架陸戰機出去。』

華爾問：『你會派飛艇去追擊過麼？』

分隊長回憶一下，就微笑道：『沒有，在這裏，白爾頓曾追逐過一條飛船，入內地數英里。等到放棄了他數分鐘之後，他就馬上給一個皇家飛行員擊下了。另有一夜，當時天色模糊，他在海面追了一小時，在內陸又

追了一小時，眼看着要追到了，可惜機頭圓筒漏氣，只好聳在鄉村的池塘中。」

白爾頓就接着追述以前故事：「那時，皇家飛行團中有一位幸運的小子，射中了那條飛船，那條飛船就在空中焚燒起來，好像奇觀的烟火，真好看呀！」

華爾佯作道學先生叱責道：「在範圍內的激怒，是可容許或原諒的，但不要讓妬忌的眼睛，使你的心變作無情命運之神。偶然贈給你一個好吃的覆盆子漿果，果然好吃，但你如此心腸，就僅有這一個給你。」

分隊長道：「我們可以繼續談正經嗎？」

華爾輕拍白爾頓的肩說：「可愛的老白爾頓和我，當然願意靜聽，裝着啞。」

分隊長答道：『我不要你們裝啞，不過你應該知道我們的陸戰機無甚效用，水上飛機又不能飛得很高。現在試看這地圖：徐柏林常以倫敦爲目的，但他們回來時，大都經過克斯海芬鄰近的地方。』他就在地圖上用煙斗指着：『他們常經此路線，穿過我們的東海岸線，沿着荷蘭羣島，又飛過他們的水上飛機站波錦和拿頓尼，然後停在那裏。他們十有九次是從那裏出發的。』

華爾點頭，深表興趣，說：『你想進攻西班牙的海岸麼？』

分隊長搖首道：『華爾，你神經過敏了。在他們襲擊之後，我們所做的事，就是在早晨派飛機出去：派水上飛機兩架到羅便臣諾爾去，——就在這裏，大約是路程的一半了。——再派兩架輕便機到遠離着狄思爾的海克斯隣近去，同時飛艇到亞米蘭去，這是最後的一個海島，離波錦有四十

哩，是德國人集合的地方，他們在那裏等候徐柏林回來，平常總飛到五千呎的高度在巡察着。」

華爾贊許道：「果然妙計。這是胆大心細，「守穴待虎」的方法，但未知這條計得酬否？」

分隊長笑着說道：「你可以問白爾頓。」

白爾頓咳了一聲，會意的喃道：「本站用此方法，擒獲敵機一雙。」

華爾聽了，不禁出聲笑起來。

他又急說道：「你這老壞鬼白爾頓，常把獅子的心，收藏在你的燈籠褲內。」

白爾頓露齒笑着，愈扯愈遠的打諢道：「你的解剖學很好，但無論如何，我們清晨出征的結果，不見得常如此滿意。」

路夫爾福特也說道：『今晨我們便有一架梭特機，往海克斯去等候，尙未回來，恐怕一去不返了。另一梭特機在離狄思爾不到二十哩的地方，在迷霧中尋不見牠的蹤跡，因爲聽不到爆炸聲，料想這機的引擎已經損壞了。』

華爾道：『不幸得很，但我們怎樣補救呢？』

路夫爾福特注意到「我們」兩字，但也不加計較，雖然他懇切希望有各種專門學識者來合作，完成此事，但在他看來，這還似乎是海軍方面的主要工作。

他同意的答道：『是的，不幸得很，但我想要一架D.H. 4機是有道理的，一候我或白爾頓駕駛你的飛機純熟後，我們打算在清晨往那海島去。在那裏，以一艘飛艇，一架D.H. 4機，我們希望會遇到一二條在那裏繞着羣

鳥偵察的徐柏林飛艇，就可以把他們擊下來，他們飛得低，飛艇可以應付他們；若他們飛高，飛艇追不到，就派D. H. 4去追他們或守候着，僥倖可以擊下一兩條。」

華爾眼中爆火地宣稱着：『自然，我是被派到此地來服務一星期左右的，但——白爾頓！因為當初你很想利用我的飛機，你須明白——上峯有命，除非我也在裏面，無論何人不能乘此飛機，直到我離開雅禮頓爲止。』他歎了一口氣，又說：『猶如他們在皇家飛行團中所說的，現在正是非常時期。一想到明天徐柏林得意揚揚盤旋着這些海島，真爲他們扼腕。』

路夫爾福特咬着煙斗，聳起眉毛示意與白爾頓。白爾頓很智慧似的點着頭。既然華爾推誠相告，路夫爾福特也就很審慎的說：『我恐怕不明瞭

你的自言自語。華爾，但這是不打緊的。所要緊的是：我們今早決意用一艘飛艇和一架水上飛機，在明天黎明時去嘗試一下，我們打算飛航到托斯徐林 (Terschelling) 大約距離有一百七十哩，我們的陸戰機恐怕去了不能回來，徐柏林大概在早晨總要演習一下，我們可以使他們驚奇。但現在我們已有 D. H. 4 一架了。爲什麼不和我們一同去呢？而你既然不能離開牠，那末如何辦法呢？」

華爾微笑說：「總隊長——最低限度你該升到這地步——你在很缺乏和飢餓的時候，你要明白傳心術。剛纔我已將你的言語反覆過一遍了，這飛機是適於作戰駕駛的，機師也還過得去，各事都順利。白爾頓，讓我們揚帆直往中國去罷！」

路夫爾福特道：「既然如此就好了。但是我們不必往中國去，現在再

說，D. H. 4 機能夠幫忙什麼呢？」

華爾答道：『多得很多，但大約說來，她飛得快，平均速度每小時超過一百三十哩。九分鐘之內，能升上一萬呎，至少能升至二萬四千呎。並且能繼續飛行七小時。是 875 號的引擎，是無聲的，也有四架鎗十分好用。』他突然覺得太過火，就轉口道：『自然，我們還有廉價貨呢，但如果你是聖誕老人，你一定會買牠回去給小孩子玩的，牠雖然不會使小孩子玩得不出門，但也至少可以玩幾小時。』

分隊長燃起煙斗吸煙，假裝冷靜，說道：

『好！我就買牠。這正是我們需要的。白爾頓，你明天還是做值日，所以你還得停留在本站，抱歉得很。但事必如此辦，將 H 1893 機準備了，我將要駕駛她，白吾斯做我的副手，代替你平日的地位，我們那時將差遣



一條飛艇去打探，我將打發飛行上尉加思頓協助華爾，他是一個聰明的少年，已經有好多次和我或白爾頓到過那裏，熟悉各種飛機和飛艇，並且他也善於佈置槍，長於航海術，你固然用不着多少航海術，只要緊跟着我的飛艇好了，但也許有霧或敵人攻擊，要使你和我分離開。」

華爾說：『十分對的，先生！「瑪利亞有一頭羔羊」如是云云，你叫我跟隨你，恐怕我看不清，將一條戰艦當作一個木釘頭，一座高山當作一顆蛾卵，也許我會降於德國海面，和老「Tirpitz」接吻。我們把他的戰艦看作「Jellicoes」的遊艇，這樣，小加思頓，那時的確應該大受歡迎的。』

白爾頓既被派作值日官，沒有機會表演，鬱抑不樂，緘默了許久，現在忍不住話兒，只得開口了。

『對不住，先生！我一定要回去工作，去檢閱那班少年飛行員，使他

們能幫助你們。若果華爾隊長和我一同來，我將爲他準備D. H. 機所需要的東西。」

『這正好像聖經上馬利亞馬大兩姊妹。』華爾道：『馬大要到廚房裏弄飯，馬利亞要坐在耶穌腳邊聽道。是不是這樣？或者兩人調一下，我時常弄不清。現在白爾頓總隊長一吹笛子，我將如鷹那樣由停機場沖天而起了。』

#### 四 艱難的行程

分隊長路夫爾福特再向北海面上瞭望着，表示着堅決的滿意。東方微白，顯示黑夜將過。他轉身對站在旁邊的華爾望了一眼，這位皇家飛行團團員，現在不再穿漂亮的軍裝，却穿着全副飛行裝束了。

『華爾，準備好了嗎？』

『是，完全好了，飛機在草坪上軋軋作聲，加思頓正在躍躍欲試，想出發了。』

分隊長點頭道：『好！我的飛艇也將駛出來了。當我駛她進溜機場時，你該先飛開去。出發後，你要在後面緊隨我們。——這些雲在那裏是很低的。若你降下時，我們會領你起來，你盡力飛高就是了。如果我們的飛艇必須降下，那末你就逕自飛回來。』

華爾道：『很好，我想這和你們飛艇駛離水面一樣容易。』

分隊長聳起了一邊眉毛問道：『談何容易！當你做小孩子的時候，學跳水術，你的肚子有沒有拍在水面上呢？』

華爾忸怩地答道：『當我躍下，插入水中時，感覺着刺痛。』

『那末你該知道，水也有固體的某種屬性，一個飛艇的底面是平的，

在她未飛起前，以每小時六十哩的速度擊着水面。水面却不是平的，若果水面波濤汹涌，也許不幸會擊脫飛艇的某部份，好像駕車駛在剛纔犁過的田畦上一樣。」

華爾喃喃的道：「啊！我還以為像溜過水渠一樣順利呢。」

一陣高呼「拉住牠的右舷端」的嘈聲，使他們兩人都跳起來，看見這莊嚴壯觀的E. 2，移出了機場。船底有小車輪可以滾出來，小隊長白爾頓大聲指揮着，大約有二十個人在那裏拖曳着。

華爾笑着戲謔道：「老白爾頓又教唆這夥人幹些什麼？」

分隊長路夫爾福特說道：「她太重了，大約有五噸，牠的翼幾乎達一百呎長，——所以很難控制她。」

華爾十分關切地，凝視着這飛艇駛到船塢滑道的上方。最惹人注意的，恐怕就是自首至尾彎曲形的船殼，牠的尾巴高聳在空中，下面的機翼是嵌入船殼中的。上面有兩具引擎，分設在兩旁，緊切着艇底中線。

華爾說：『很勞苦的工作呀！這引擎很像是我的。』

分隊長道：『本來是一樣的引擎，也是357號。推進的速度，每小時有八十五至九十哩。在巡邏工作時，她能以每小時六十五哩的速度飛行八小時。』

華爾用專家的眼光觀察着飛艇，問道：『你怎樣保護她的尾巴呢？在我看來是很困難的。』

路夫爾福特微笑答道：『真的，尾部是我們的弱點。雖然尾部總算有六枝鎗，但從未射中過什麼。』

說到這裏，白爾頓匆匆走進來報告說他們等候出發。路夫爾福特再提醒華爾，要跟着他飛翔。然後他就走到那待發的飛艇旁，攀入艇內小室。艇下小輪已用楔木（註：阻止滑走的三角形木塊）墊着，用了些氣力，引擎軋軋地響起來了。大約須經過十分鐘左右的預備發動工作。這時隊員們都忙忙碌碌，各盡其職，最後路夫爾福特向白爾頓揮手示意。楔木移開後，這艇緩緩地移向滑道，艇頭正向着海。

白爾頓呼着，『快些放開大纜！』那粗纜一頭牢繫着滑道末端的堅固絞盤，他端繫着機下小輪。

命令吩咐：『讓牠去！這面不動！放開右邊的翼！』F. 2 的滑輪緩緩駛過滑道，同時各人在兩旁推動，糾正方向，直至離水邊數尺爲止。

副手白吾斯，在前面小室，占着一個位置，準備拉去那繫住艇下滑輪

的繩。他的眼睛望着路夫爾福特，路夫爾福特向四圍望了一下，然後揮手向站在絞盤旁的白爾頓示意。

白爾頓向那管絞盤的人喝着：『快放開！』瞬息間，絞盤鬆開，讓飛艇自行滾下了水，一雙引擎更軋軋有聲，直至下面的浮托器替代了艇下的小輪，將牠浮了起來。白吾斯很關心地鬆開小輪，舉手以待分隊長的分咐。

路夫爾福特立刻輕閉氣門，飛艇就緩緩地移入海中，準備上升。

路夫爾福特問道：『白吾斯，見到H機麼？』白吾斯現在已從前小室走到後面來了，注視着海岸的機站答道：

『是的，牠正在最後的機棚邊升起。』

分隊長說：『好，現在着手進行吧！』

兩個引擎增劇了隆隆之聲，那疾進的艇底和波濤沖拍着，震動了起來

。分隊長注視着速度計，直至速度計顯示着十五哩，才使艇首昂出水面。於是他推動管制輪，稍稍前進，使尾部高起，艇身就平駛而去。他大聲呼道：『預備！』艇中諸人即時用力握緊着他攀得到的東西，支持着自己的身體，F. 2 機漸漸增加速度，直至那洶湧的浪頂，震動艇底，簡直有沖裂艇身的恐怖。但諸人知道還未達到每小時六十哩之速度，對此震耳欲聾的鬧聲，毫不關心。

分隊長喃喃自語道：『近了！近了！』因為一個很高的浪好像要撞翻這飛艇。他勉力駕駛，衝過了這浪頭，以免機頭傾下。

數秒鐘後，這艇的底部，似乎就要被浪衝裂得片片一般時，速度計才顯示着六十哩。駕機人將棒鬆後了些，那艇便姿態很自然的升上空中，引擎由嚇人胆落的聲音，轉成了柔和的樂聲。



白吾斯說：「好功夫！」

分隊長答：「還不算壞，從昂起艇頭至脫離水面，這四十五秒鐘，比其他工作格外要留神。」

『是的，但我不曉得艇底爲什麼能耐得住波濤的那樣衝擊？』

分隊長忙於注視量高器和旋轉計算機，所以並沒有回答。到了一千呎，他減低旋轉速度：使推進器每分鐘的旋轉，從一千八百次減到了一千六百次，在一千五百呎高度時，又減低到一千四百次。於是他校準羅盤針，用普通每小時六十哩的速率駛向荷蘭去。

分隊長用一段有韌性的繩，繫住舵板，拉緊牠，使舵的方位準確。艇向前直往。有時只須移動翼帆，以保持水平。既平穩後，他才坐下觀察外景。

『現在風勢和緩。』他對白吾斯說：『最好能在艇的中部裝上方位器，我以爲方向要改變一些才好。』

『是的。——喂！在我們右邊D.H. 4來了。唷，她好像一個桃子——我的意思是說，一架陸上飛機。』

分隊長視察突現的D.H. 4機，大約速度是八十哩，高出E. 2一千呎。『是呀，白吾斯，良好的機器配着了良好的駕駛人，如果和對方作戰，你可以鑑賞他的飛行術了。』

D.H. 垂直飛上，復平行在飛艇上，疾飛而下，再傾斜向上飛，達到了四千呎的高度。然後大約在E. 2艇後五百碼，減低了速度，與這緩慢的飛艇同速度並進着。

## 五 驚心動魄的剎那間

同時，飛艇中諸人各做着分內的工作：司理無線電的人，解下他的航空無線電機，試打幾個符號，校正機器；再說幾句親密的話，戲弄着箱中的軍用鴿。機器師注視着油箱，用一團廢棉抹去了測量器上的油漬，嗣後在抹他額上的積汗時，無意間在眉毛上弄着了一些黑油。小軍官布力克帶着藐視的樣子看着他，示意說：

『請你加些白粉在你的鼻子上罷，這上面也要掩蓋些東西呢！』

他的好友對他瞠目而視，作着噓噓聲說：『少管閒事，看着你的槍枝罷！你不相信的，恐怕槍子要裝不上了！』

這一些話，加上分隊長의 冷酷目光射過來，把布力克嚇得只好退到後面的小房間裏去檢驗炮門，和船旁滑動機關槍的炮門，並對着齊齊整整排

列着的彈藥，看了一會。

分隊長得白吾斯報告方向後，糾正了繫舵繩。衆人漸漸打理清楚了各事，清閒起來了。同時F. 2越過了茫茫大海的數百哩。

過了一刻，白吾斯說：『前面雲霧很濃，我發現D. H. 機有一兩次隱沒在霧中，現在霧正被風吹上來。』

分隊長回答道：『這樣正合我們的目的，牠把我們隱蔽着，讓我們駛向海克斯。倘若我們從霧中突然出來射擊敵方，他們要驚慌失措了。』

這位副手又向下窺視着說：『你知道麼？自出發以來，水上的或沒入水中的飛機，連個影兒都沒有，本來我想我們總可以順道查出那漂亮的梭特機的。』

『如果我們想找見牠，我想一定還要向北方再去遠些。』分隊長向南

邊看看，並含糊說道：『好，這面是海克斯的戰艦，我們要改轉方向往托斯徐林去了。』

分隊長很適當的鬆開那有韌性的繫舵板的繩，將此大飛艇轉向北方而去。

他問道：『D. II機也轉了方向麼？』

回答道：『是的，而且她似乎升高飛上去了。』

『大概華爾在雲霧上面看前面更清楚，寧願在雲霧上面飛着。華爾一定自有把握，我以爲最好準備動手罷！』

白吾斯點頭稱善。當他聽到分隊長突然吼叫：『準備作戰！』時，他就如同往日一般地悚然震驚起來。

各人即刻守着自己的職務：無線電機師放下機件，走到前面小室去試

驗槍機和架在連環圈內的旋轉雙筒礮。機師略爲看看各機件，於是走入船尾，揭開礮門，校正機關槍，預備將炮身在外面旋轉。那檢閱鎗枝的走到艇尾艙口的梯上，司理艇尾炮。而白吾斯則把控制機連繫到分隊長的控制機以後，就鑽入艇首小室，把守着那地方的槍炮。這飛艇向北直進，牠配着六枝槍，槍後都蹲着人，殺氣騰騰，大有莫可一世的氣概。

雲霧更濃了！不久視野僅及一百碼遠。D.H.的蹤影不見了，但穿過了濃霧，也許就可以看見，所以分隊長並不焦急。他看着機頭的鐘，推測已近托斯徐林了。

x

x

x

x

數分鐘後，濃霧籠罩忽然很神奇地消滅了，回頭一看，他們覺得好似已穿過了一幅四千呎高的白牆。

白吾斯尖聲呼道：『敵機在前面了！』但他的呼聲似乎並不重要，因為路夫爾福特已同時看見了。離開不到四分之一英里，在陽光中悠然自得地飛翔着的，是兩條大飛船，一條大約在三千呎高度，另一條比她更高一千呎。他們好像兩個紀元前的大怪物，忽然有了騰空之力，在他們的巢穴上漫游。你看！托斯徐林就在他們的背後。

分隊長稍捩開氣門，使這「空中飛針」速度漸升到每小時八十五哩，牠在閃爍地發着反光，好像表示無論什麼人惹怒了他，必將凶多吉少。分隊長先駛向較近的一條徐柏林飛船。他因為看不見D.H.4，有些焦急着，但他能首先攻擊這德國飛艇，無論如何是可以滿足的了。

那些飛船似乎並未注意到這突然而來的飛艇。直到牠飛到射擊距離以內，衝向較近的飛船，才發覺他們的敵人，不久，驚心動魄的一幕便展開

了。

F. 2 增加速度，使他與飛船同樣高度，那時，雙方相距不遠，已進入射擊距離了。路夫爾福特自覺他的策略果然有效，因為那時徐柏林傾斜向上二十度，拉緊舵尾，如箭直上，欲越過這飛艇。分隊長注意托斯徐林和飛船的戰略，果然不出所料。飛船畢竟來不及逃掉，F. 2 的鎗已向飛船的下腹猛烈掃射。但是，雖然威脅了牠，却看不見什麼功效。路夫爾福特有些焦灼，因為這飛船顯然要逃去了，而且又不見D. 11. 來，他只好預備駛着F. 2 向上飛。

小軍官布力克在後面船尾呼道：『敵人的水上飛機升起來了！』分隊長也着急，因為敵機正向艇尾弱點進攻前來，正想去應付這新發生的危險，一陣子彈的呼呼聲飛過了艇底，他即駛艇轉向下方去，攻擊敵機，但還



是來不及。正在這千鈞一髮的當兒，突然見D.H. 4，自蔚藍的天空，猶如閃電般直向敵機猛衝過來，牠的鼻端好像噴出了兩道索命的子彈線，剎那間這德國的水上機就搖搖欲墜起來，數次想掙扎着要穩定回飛，結果終如石頭般跌倒那澄碧的大海中去，祇剩下數片殘翼，給人們認出牠的飄流方向。

D.H.機隆隆地平飛過了F. 2。F. 2號上的人看見華爾正舉起了帶手套的手，向上指着。接着他就逕自向上追擊那第二條飛船去了。

路夫爾福特和諸人，因為注意應付飛機，所以暫時沒留意剛纔攻擊過的飛船。現在他們就轉回頭去追趕。他們看見那徐柏林飛船正在他們一千呎之上，很艱苦的向上逃竄，這才領悟剛才華爾指手畫脚的用意。他們看見一條作怪的小火燄，舐着那飛船首端，瞬息間甚至整個飛船都迅速延燒

起來。一團橙色的火光，在船尾傾向下跌，直至全船都被火焰包圍着，好像懸在空中的大火炬，於是轟然一聲，爆炸開來，好像整幅青天都被牠炸裂了似的。飛船的較重部份，向海衝下，後面跟着許多團火球。那大海迅速地吸收了發火的殘片，一場燔祭，就此無影無蹤的消滅了。——剩下來

的還只是一片陰沉慘澹的碧海，一陣向西吹去的迷霧，和遙遙照着托斯徐林的陽光，在遙遠之處，則有D.H. 4捨命追着第二條飛船。

『可憐的人兒！他們是短命的。——生前也放蕩過頭了。』這是小軍官布力克贈送給飛船的墓誌銘，同時，F. 2趕快上前去追擊。

## 六 無線電機師戰死

那艘飛船不知什麼緣故，僅用半速度前進着。華爾歡喜得很，他的H.，在這大徐柏林飛船側面，隆隆的呼着，飛到上面，又陡衝下來，開槍

猛掃。

分隊長呼道：『白吾斯你見她有趣麼？』同時也飛到了徐柏林的側面，和牠平行，但還在射擊距離之外。

白吾斯用望遠鏡注視着，突然發尖聲叫道：『他似乎已不會移動，也像被擊傷了。』

分隊長回答道：『對呀，你看守着東北面，提防敵方再有水上飛機飛來。』

此時D.H.4又升到了徐柏林的上方，F.2艇上各人都看見牠向那大怪物直衝下來，在他背上連擲下兩顆炸彈。第一彈差些，不中；但第二彈大概擊中了船的中部；因為船的中部，突然陷入，船的首尾相對着翹了起來。她的背脊斷了，整個徐柏林飛船，皺成一團，好像一個鉛錘，直墮下海去。

無線電師在前面艙口發出警號：『東北方有六架水上飛機過來了。』

分隊長向前一望，看見他們都是單翼的，就咆哮道：『六個白蘭頓堡飛機？我們當迎頭痛擊他們一下。』他正向四圍觀望，忽看見華爾以手作着奇異的姿勢示意。顯然，他發現F. 2不逃避，反迎將上去，很覺驚異。

分隊長呼道：『白吾斯，告訴他我們向前進攻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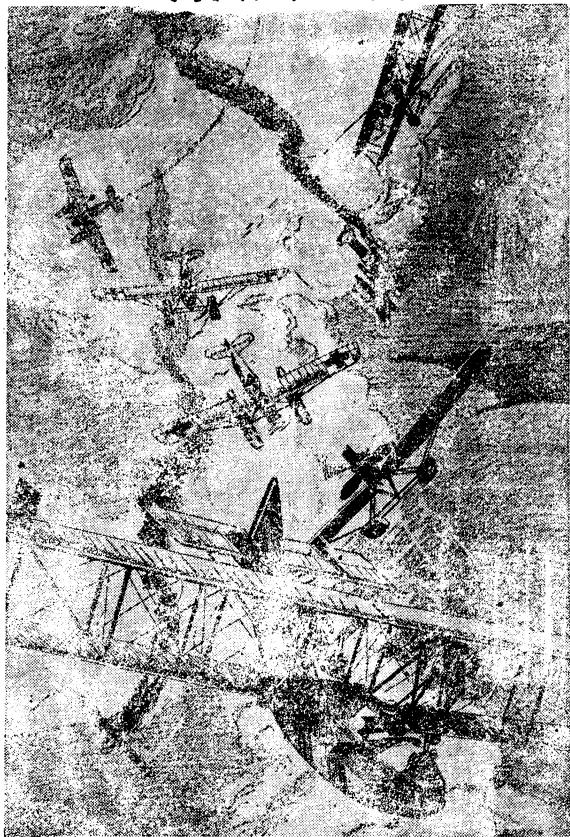
那助手先向前指指，然後緊握着拳頭直伸向前，示意給華爾看。華爾表示會意，因為他捩開汽瓣，並張口笑了一下，就用最高速度直駛而上。

分隊長說：『我想他是自有辦法的，敵機現在飛來了。』

F. 2機上各人，看見敵機都蜂湧而來。他們最初是分雙行進行的，一俟飛近，就化成單行式，繞到牠尾部，想從後襲擊牠。

分隊長對於他們的攻擊陣法，早瞭然於胸。就把艇轉了個圈子使艇尾

(大戰的一幕)



避免攻擊。當敵機整陣衝下來，經過 F. 2 時，就有一陣鎗彈向船身射來。布力克大喝一聲：『一架白蘭頓堡飛機！』於是很滿意地，把一架敵機射中，使牠直墜下海中。

敵機正又要成排再次衝鋒，可是離開他們六七百碼遠，突然來了一個喪門神。原來 D. H. 4 也加入戰鬥了。牠的駕御機師的槍法，素來膾炙人口，甚至機關槍手專家也都佩服。於是殿後的那架白蘭頓堡，又被擊中，盤旋墜下，一道火燄，隨着拖下去，同時在牠前面的那架，也像風中的落葉，飄落下去，因為牠的機師也吃到鉛彈了。剩下的三架，已衝過來了，尚不知他們後面有危害他們的敵人，第一排機關槍掃射過來，把 F. 2 的無線電機師的腦袋射穿了，他就靜靜地倒在艙底，但當飛機半轉身過來時，那最後的敵機，又給布力克擊中了。

他好像作投箭的計算道：『第二架白蘭頓堡機。』並很伶俐的換子彈入膛，而那被他擊中的敵機，則盤旋着墜入了大海的胃中，被吞食掉了。

分隊長大聲叫道：『白吾斯上前艙去開槍！』

白吾斯移開了已死的無線電師，就運用起槍來，不久，他的槍狠命的射中了一架升上攻D.H.，又要降下攻擊E.2的敵機。

一陣連珠炮似的掃射，透過了E.2的中部，把那無線電機毀成了一堆廢銅爛鐵。同時白吾斯上前，那位炮手則在艇尾掃射敵機。那無人駕御的敵機，在飛艇前一尺經過，直墜入海中，

分隊長尖聲叫着『好成績！』鼓勵着同伴。

布力克對站在身旁的工程師說道：『這次成績很不差，飛船全給我們毀了，飛機也給我們打失了魂。』突然間，他用了賣報童報告消息給人知

道的聲音，大呼道：『飛機又從北方來了！』

向北一望，果然有許多黑點出現，至少有十二點，顯然在衝上前來交戰。

路夫爾福特喃喃道：『我想徐柏林喚齊了波錦島的飛機，來攻擊我們了，我們就走罷。』他向前傾身出去，高聲呼喚着白吾斯：『快打旗號給華爾，叫他停止進攻，回去便了。他正盤旋地追擊着另一架敵機呢。』華爾正在開槍射擊剩餘的敵機時，偶然見了信號，他就駛轉機頭，直向西南方的濃霧中飛去，E. 2 跟着牠。立刻就有層層濃霧包圍着，百碼距離之間，也難認辨。

分隊長說：『白吾斯，不如飛到雲上面去罷。但恐怕機油消耗太多，而且我們的油量也不十分充足呢，希望D. H.能安然歸去。』



船員各人忙於檢點各物，隨時準備作戰，那陣亡的無線電機師，也被移出了小室，路夫爾福特則注視着航程，死灰色的霧繞着他們，下面只隱約看得見那陰森可怕的海。

## 七 在生與死之間掙扎

時間一分鐘一分鐘的過去，飛機繼續前進，霧漸漸的稀薄起來，可以看到八百碼的距離了。然而不久又沒入咫尺不見的濃霧中，一哩又一哩，他們終於安然脫險，漸漸把戒備的情緒疏散了。這時路夫爾福特突然聽得前面小室中有人呼道：『海面有浮着的飛機。』

分隊長減低速度，如螺旋形的飛下，離那壞機只有一百碼左右。

分隊長道：『不是有一個人掛在機上嗎？』他們點頭稱是。分隊長就喚道：『預備停機。』F. 2 繞了一個大圈子，速度還是每小時六十哩，降

到了洶湧的浪頭上，再駛過去停了下來。離水上的壞機大約只有數碼。

整個機尾露出水面，紅白藍的英國旗飄揚着，有一隻手緊握着牠。

分隊長表示意見道：『無論如何，這不是失去的梭特機。』他的聲音突然被一種雄壯的呼聲掩過了，這聲音在唱着：『海洋波濤上的生活呀，哩哩啞！怒吼的深淵上的生活呀！……』這樣的歡呼聲突然被怒吼的濤聲遏抑了下去。

白吾斯已經踢開他的飛行靴，剝開自己的衣裳，準備從艇前小室的窗口跳下水去。那時，一陣泊泊水聲之後，那聲音又提高起來，好像勸說道：

『孩子，拉牢些，英國海軍正在來找尋我們。』（好幾個咯咯聲）『噢，天呀，你身子太重了』（咯咯咯咯）——然後聲調不十分悅耳的歌道：

『我身子飄過了大洋！我身子飄過了大海——』一陣如嬉戲的浪將這架壞機翻了過來，兩個水淋淋的身體，被曳上了F. 2，其中一個是沒知覺了，但另一個却坐了起來以手抹開了貼着眼睛的濕髮，突然現出了那嬉皮笑面的華爾，使F. 2上各人都驚奇了起來，華爾搖搖擺擺的走過來，將他濕漉漉的手向路夫爾福特伸着說：『我正像非洲的探險家李文士登（Livingstone）博士呀！』

## 八 在北海飄流

路夫爾福特緊緊握着他伸出來的手。

他問道：『華爾，你受傷了麼？』

華爾答道：『沒有，但這小夥子的肩被射碎了骨，很不好。』

分隊長吩咐道『布力克攙扶這位軍官到後艙去。』

鎮定的布力克答道：『是，是。』接着又道：『這艇的中部已有些漏了。』

分隊長答道：『剛才受到許多子彈的攻擊，漏是不足奇的，只要能完程歸家就好了。自然，多載了兩個人，或許飛不起呢！』

加思頓已被安然放置好了，路夫爾福特就轉回中艙，看見華爾正在檢驗這艇的損壞處。

華爾說：『一個德國機打穿了我們的油箱，在未墜下之前，我們盡力飛逃，這助手大有幫助於我，但飛船方面的槍却射中了他的肩頭。那位德國傢伙也可以算得好漢，他的船已經炸成兩段了，却仍拚命射擊我們，只是，他到底沒有了希望。』

『是的，他們的空軍，也很過得去，但我想，他們這次總算遇到敵手

了。讓我們以後再談罷。噲，白吾斯到中艙來一會。」

白吾斯匍匐進了中艙，路夫爾福特吩咐他繼續將F. 2在水面駛行。

他對華爾解釋道：「風勢和我們出發時一樣，所以我們可以推測知道水流的趨勢，因為太重，自然我們不能飛起，不如讓牠如此緩緩地駛回港口罷。我曾測定過航行到雅禮頓之北的燈船的路線，我們只好照這條路線航行過去，我和白吾斯輪流駕駛，此外各人全力去汲出漏入的水，炮手和工程師去汲後面的水，你和白吾斯管着艇的中部。可惜在作戰時，抽水筒打成了這個樣子。」

華爾道：「我來是服役於人，我喜歡做一個被差遣的人。」

路夫爾福特答道「好，但怎樣開手呢？」

華爾即刻取了一個油箱，開始出力汲水，傾往船外去，同時尖聲呼道

：『男子必須做工作！女子才會啼哭！』聲音嘹亮，雖在機聲隆隆的時候，也可以聽到。

路夫爾福特叫那工程師道：『克甫古特，你快停止汲水，來用手抽油。』工程師道：『是，是。』慌忙向前走來。

華爾一面汲着水，一面向白吾斯問道：『告訴我，未來的總隊長呀！剛才路夫爾福特，命令那勇猛的克甫古特幹些什麼？』

白吾斯思索了一回就微笑道：『噢，這是抽油的事。我們的抽油機是藉風力轉動的，但現在水上行駛的速度太緩，難以轉動旋葉了，所以要用手來抽油入油桶。若不然，機器就動彈不得，這艇就要釀出不幸的遭遇了。』

『解釋得很清楚。我們攜帶着淡水，在這「飄流的旅館」裏麼？剛才我喝了一飽鹽水，現在有些淡水喝就好了。有這念頭，簡直便放不開。』

白吾斯走到淡水櫃邊說道：『這裏就是，但不要飲得太多，因為存水不多了。』

華爾似乎很痛心：『先生，你以為我是從嬰兒口中奪乳的人麼？我走開了，你或他人比我更需要水呀。』

分隊長回頭看着道：『華爾你飲罷，我們是夠了，我們並沒有在海水裡中浸過。白吾斯，你來轉舵好不好？』

白吾斯過去駕駛。分隊長手中執了一個汲水箱，走到船尾，當他走到正在勞苦工作的布力克跟前，問他道：『怎麼樣？好吧！』

布力克伸直身子答道：『還好，流了些汗。這海似乎比平常過份些，我們裝着許多水，但艇尾後面隔板似乎被拉着。』

路夫爾福特道：『好！』就轉身去看加思頓的傷狀如何。

這受傷者安靜而少血色，斷斷續續地自言自語着。分隊長把加思頓的身子移得安穩些，免受輾轉的搖動，正在又想去汲水，猝然船身傾側，他就滾到了司舵室去。華爾則仆倒在舵輪上，連忙立了起來。

這位幸運不佳的皇家飛行團員，鐵青着臉對路夫爾福特道：『這艇動搖得很，你有沒有作嘔過？沒有？好了，好了。』他又拚命掩着嘴，喃喃的道：『當似乎要由裏面吐出來，又回去的時候。……』隨即倚在艇旁作嘔了。

分隊長笑道：『奮興些罷，現在只有些少風浪罷了。海面也還算平靖呢。』

華爾從艇旁緩緩的起立，取回了汲水器，柔弱地但很堅決地恢復了工作。分隊長道：『抱歉得很！華爾。但我們必須繼續前進，不然海要吞食



我們了。你繼續工作，也許比袖手旁觀好些。」

「不用說了，我沒有海軍的經驗。」

分隊長很關心地注視着艇頭的日規，對他的助手說：

「我們已航行兩小時了，預算還有兩小時可以到達。現在大約離岸二十五哩，這海似乎更汹涌了，你來替我汲水好麼？」

在陰寒的氣候中，繼續航行。各人不歇地汲着水，淡水飲盡了。一陣狂風吹起，不久就要夜了，在艇尾好像有一個狂人，呻吟着，痛號着。

華爾不時想把這「海上陋室」努力前航，但他的病情，和無綫電師的屍體，再加上令人灰心的前途，把奮發的雄心也壓抑下去了。

路夫爾福特忙碌地四處行走，伸手幫着忙，又用說話去鼓勵那些筋疲力盡的船員。不久，最後一線陽光也隱沒了，黑漆的夜終於降臨。傍擊的

風，使那負全責的路夫爾福特，用盡機謀和力量去應付，他要使這艇不致被擊破，希望這洶湧的波浪不打碎機翼，還要時時刻刻使飛艇繼續前進。他的面部並無嚴肅緊張的樣子，但他的口却閉得比平日更嚴肅了。這樣一小時一小時的航行着，只聽得見引擎的隆隆聲，汲水的鐵器碰衝聲，和着那海水打擊艇身的澎湃，將這艇一昂一低的送向前去。

## 八 希望——希望

分隊長注視前方，突然問道：『華爾，你歡喜飛艇麼？』

華爾用力掙起身子，用手指指上面的黑暗，咽了兩次口涎。正在想作滑稽的口吻。——

白吾斯已先呼道，『港口的燈光！』

路夫爾福特瞪視着港口方面說道：『好，那是燈船。還不壞。白吾斯

，你試放閃光信號燈，這裏的霧逸不濃厚。」

立刻，斷續的燈光在黑暗中閃爍着。離不到五百碼處，有探海燈回射過來。燈暗了，在旁邊朦朧中，却有閃閃的燈光答覆着他們。

白吾斯解釋給分隊長聽道：『武裝漁艦「伊麗莎白號」駛來了。』分隊長當時仍在管着舵輪。

他回答道：『很好，白吾斯，你來替我把舵。我要往艇尾去。』他到了艇尾，布力克就停止了工作，握着汲水的鐵器，注意着他。分隊長對布力克道：『差不多到了，布力克，那燈船僅有一英里遠，一條漁艦又正在駛過來，病人怎樣了？』

『他剛剛熟睡呢。我想，不久就要駛到燈船了罷。艇底的水又多起來了。』

『我希望快些。海面波濤很猛，但我們不久就可以完竣這次航行了。』分隊長說畢，就回到中艙。

同時，探海燈繼續照射着，現在緊釘着F. 2了。漁艦也漸漸駛近。路夫爾福特回到司舵室，替代白吾斯把舵。漁艦不久便航行到側面了，因爲在這樣的海中，想把纜繩繫牢，是要謹慎將事的。

艦上等候的船員，送來一陣雄壯的歡呼聲：『慶祝你們的成功，你們的傳書鴿來到時，我們就接到雅禮頓的無線電報告。知道還有兩小時就要轉回。因此我們即駛艦出外巡邏。現在我們可以拖你們走，你們人人都平安無恙吧！』

分隊長沉默了一回，就道：『不，不幸陣亡了一員，另外有一個重傷。但最好不要移動他們。隊長華爾和兩位小軍官，可以上你們的船，請你

們派三個人下來幫助汲漏進來的水，最好攜一些白蘭地酒下來。」

『是了，請注意，纜繩現在拋過來了！』

白吾斯純熟地接着了大纜。

分隊長命令：『綁緊在艇的中部，飛艇不要離艦太遠。』

艦上的水手下到艇中來了。並且纜繩也急急的繫好了。因為波濤洶湧，所以要敏捷些，不久就在漁艦尾後，緊隨着前進。但這又似乎經過了許久，雅禮頓的汽船纔迎面而來，將華爾白吾斯和兩位小軍官，以及昏迷中的加思頓運過船去，祇剩下分隊長和三個助汲水的水手，及無線電司機的屍骸在艇中。

加思頓被抬上陸之後，血色全無的皇家飛行團員華爾，搖搖擺擺的蹣跚上了滑埠。但他向驚奇着的白爾頓，還是用老腔調握手道了好。

他說道：『我不願再看水手舞了，也不願再穿燈籠褲了。』白爾頓連忙攙扶了他。

『努力些，大孩子，我們要爲你弄飯，請你大嚼一頓。』

華爾緊靠着白爾頓的肩頭，嘎聲向他耳語道：『不要爲我張揚，是僥倖成功的。你既惠助我，請帶我到一個不搖擺的地方去罷。』

在另一處，布力克一面飲水，一面和詢問他的人談話，斷斷續續的說：『飛？飛？』他那藐視一切的樣子，簡直令聽的人有些害怕。『噲，掀開你們的耳朵，你們這些笨鵝！我們五個人——我和分隊長也在內，好好的聽着！——我們擊落一條飛船，三架白蘭頓堡飛機。』

然後飲了一大盃水，再嘮叨着道。『這位朋友和那個小夥子，兩人共乘一架飛機，他們擊下了一條飛船，三架德國飛機，他又幫助我們救全了

F. 2。還想聽我說甚麼呢。」說完，又喝了一大盃，表示勝利的歡愉。突然有人道：「好了，不用再說了。但我聽赫甫古特說那位可憐的傢伙，經過三點鐘的航行，就將心都嘔了出來，這樣的不中用！」

布力克想了一刻，鄭重的說：「是的，雖然，赫甫古特這樣說。」停了一會再說：「但這正像鷹和海鷗，都是善於高飛的，然而海鷗熟悉海上情形，鷹則習慣居於陸地，熟悉陸上情形。但我們不能說鷹沒有用啊，海鷗和鷹互換了位置，大家都要糟糕的。」

這樣的結論，難道也有人否認嗎？

(完了)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初版五千冊

每冊實價國幣一角五分

主 編 湯 彬 華

原 著 者 H. C. PARSONS

發 行 者 前 導 書 局

廣西桂林

版權所有 • 翻印必究



